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年9月22-23日)

1、瓦尔代俱乐部：欧盟对俄能源设置价格上限会适得其反

9月22日，瓦尔代俱乐部网站刊登了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专家维塔利·耶尔马科夫（Vitaly Yermakov）的评论文章《控制幻觉：对俄能源设置价格上限会适得其反》。文章指出，欧盟近年来一直试图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强调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平衡中的比例。然而，欧盟能源转型议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过早去碳导致对传统能源投资不足，并使能源价格飙升。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能源政策从逐步减少俄能源依赖转变为尽快淘汰。作者认为，欧盟之前制定一系列冬季能源禁令已使俄欧僵局升级，能源战第一枪已打响。事实证明，对俄原油部分禁运不会奏效，原因有二：一是全球油轮交易因性质不透明困难重重；二是多数国家不会加入对俄制裁行列。欧盟将对俄能源设置价格上限，降低俄收入同时使西方国家免受油价上涨影响。俄不会在枪口下谈判，且已准备好削减能源出口。到时，油价涨到几何只能是猜测，而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面对不确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双方将经受意志考验。文章最后指出，对俄而言，一切要看11月美国中期大选结果；对欧盟来

说，则取决于这个冬天有多冷及欧盟能否成功摆脱能源配给困境。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he-illusion-of-control-introducing-price-caps/>

撰稿人：魏露露

2、《国家利益》：乌克兰战争能结束吗？

9月20日，《国家利益》官网刊登了《国家利益》杂志副主编马修·麦（Matthew C. Mai）所撰写的文章《乌克兰战争能结束吗？》。文章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文章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研究人员一直认为普京对结束战争不感兴趣。然而，最近两份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战争是否可以在早期就停止？第一篇报告是发表于《外交事务》的《普京想要的世界》（The World Putin Wants），该文章称，4月时俄乌接近达成的停火协议最终失败，可能是因为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告诉泽连斯基西方不会接受该协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普京结束了谈判。路透社称，普京在战争之初或开始前就拒绝了其助手起草的协议，认为该协议没有包含乌方足够的让步。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4月俄乌讨论的协议草案核心要点和战前俄向美国和北约提出的公开提案相似。而普京拒绝助手的建议，是因为他想通过军事压力从乌方获得更大的好处。文章称，乌军最近在哈尔科夫的行动似乎证实了主张作战到底的观点。然而，普

京也表示不会接受没有任何收益的战略失败。尽管俄军的兵员和装备问题都是普京悬而未决的难题，但是乌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其维持攻势和巩固收复领土的能力面临考验。此外，乌克兰的财政也陷入困境。最后，文章称，拜登政府应趁乌克兰有利的战场势头，找到既能让普京宣布“胜利”，也避免对乌克兰造成更大的伤害的方法，向俄罗斯提出关于乌中立、无核地位和国际安全保障的外交建议，以及监督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公投动向。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uld-war-ukraine-have-been-stopped-204872>

撰稿人：杨博

3、卡内基：普京为何在乌克兰加大赌注

9月2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刊登了其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鲍诺夫（Alexander Baunov）的评论文章《普京为何在乌克兰加大赌注》。文章指出，俄罗斯已宣布“部分动员令”，征召30万预备役军人增兵乌克兰前线；同时，俄罗斯也已通过法律修正案，对不服兵役、投降或拒绝战斗的人进行严厉惩罚。此外，被俄部分或全部占领的乌克兰四地已经宣布就入俄正式举行公投。文章重点分析了俄此举的背后意图：第一，通过合法化俄乌战争为局部动员和核威慑提供道义支持。第二，俄人力、物力、外交资源的丧失使普京迫切希望结束战争。第三，俄军从哈尔科夫的混乱撤退使亲

俄派乌克兰人心生疑虑，公投计划能证明俄的领土意图是认真的。第四，俄罗斯雇佣兵多以现行合同条款中未规定有义务参加外国领土上战争而拒绝前往乌克兰作战，此举将部分解决这一问题。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87974>

撰稿人：杨皓婷

4、《国家利益》：西方庆祝乌克兰近期军事成功为时尚早

9月19日，《国家利益》发布了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泰德·加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的文章《西方国家不会喜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下一步行动》。作者认为，北约领导人和西方新闻媒体需要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在庆祝一场旷日持久、极其血腥的战争序幕，甚至是一场迫在眉睫的核灾难。作者指出，欧洲和美国的亲乌克兰势力正在庆祝基辅的胜利，并主张这是俄罗斯在战争中全面失败的征兆。根据这一理论，普京将不得不接受与克里姆林宫最初目标相去甚远的和平协议。他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是达成一项恢复现状的协议，这将意味着莫斯科不会获得任何领土，乌克兰也不会被阻止加入北约。更乐观的分析认为，在付出了大量的鲜血和金钱之后，出现这样的失败，普京很有可能被赶下台。作者强调，这样的庆祝还为时过早。作者分析俄可能出现的四个选择以及后果：一、重点打击乌南部出海口敖德萨，使其成为内陆国家，遏制其主要经济命脉。二、发起钳形攻

势从乌南部和东北部同时进攻，切断获胜的乌军队，致命打击其军事抵抗。三、普京可以下令全国总动员，这将给俄带来不可逾越的优势，乌不可能在长期战争下存活。四、普京可能因极大的屈辱而感到痛苦，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迅速而果断地解决问题。如果其使用核武器解决问题，北约对其反应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欢呼乌克兰最近的成功是错位和不恰当的，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est-won%E2%80%99t-russia%E2%80%99s-next-move-ukraine-204873>

撰稿人：吴约

5、CSIS：美商务部放宽出口管制以回应全行业担忧

9月2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刊登其经济项目副研究员马修·雷诺兹（Matthew Reynolds）的评论文章《美商务部放宽出口管制以回应全行业担忧》。近日，在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了一项临时最终规则，明确美公司向BIS实体清单上实体提供某些加密技术和软件不再需要出口许可证。作者认为，这项调整避免了美国公司在正常的标准制定活动中因可能会无意中违反出口管制，有助于其加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自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IEEPA）将华为等68家非美国企业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开始，阻止“外国对手”控制的电信设

备供应商进入美国市场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同时大大降低了美国公司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积极性。作者认为，技术标准之争是美中科技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标准制定方面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鼓励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并将中国战略利益需求渗透其中。美国则一直是以私营部门主导的方式，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两国模式的差距导致目前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参与度和市场份额都有大幅增加，并在某些领域拥有专利绝对优势。因此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管制措施，中国可能会继续扩大在这一关键领域的领先地位。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mmerce-eases-export-controls-standards-setting-activities>

撰稿者：聂子琼

6、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须具区域愿景

9月21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网站刊登了其总裁顾问与黑海区域合作信托基金主任阿丽娜·伊纳耶（Alina Inayeh）所撰评论文章《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须具区域愿景》。文章认为，尽管西方决策界对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设计与方法存在分歧，但西方各国获得了更多的共识。作者认为，乌克兰“马歇尔计划”若获取成功，不仅要着眼于该国的经济复苏，还应着眼于该地区的安全稳定。为恢复与

重建乌经济，乌需加强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首先，为维护国际粮食安全，需确保黑海的航行自由和商业运输。其次，在能源多样化方面，乌需与周边国家尽快开发替代天然气资源、建立互联互通及加强能源合作，以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再次，为实现对乌可持续重建，需确保项目设计和资金使用透明度，包括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和可监督政府行动的媒体。最后，对乌经济复苏需在各方面加强跨境合作，以对摩尔多瓦产生积极影响，维护当地的稳定与安全。

<https://www.gmfus.org/news/marshall-plan-ukraine-must-come-regional-vision>

撰稿人：张丁

7、《外交事务》：后普京时代或将到来

9月23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威尔逊·施密特杰出教授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所撰文章《克里姆林宫政变——俄罗斯权力斗争史对普京的未来有何影响》。文章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使许多俄民众希望普京下台。即使俄没有经历过政变，但随着普京镇压异议人士、培育威权主义，俄政权可能发生更替，新的继任者或将制定一条远离帝国主义的新路线。前苏联权力斗争的显著特点是阴谋家和受害者之间没有政策分歧，且军方高层或安全部门未能利用这一阴谋，

同时不存在外国参与。尽管存在失败，但俄领导人也很可能持续掌权。普京潜在的继任者似乎不会改变俄外交议程，但或与前任行为决裂。若普京下台，世界应利用其离开作为恢复俄乌谈判的机会。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可能仍然是专制，但它不必继续在乌克兰的行动。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n-federation/coups-kr-emlin>

撰稿人：罗柳青

8、《国家利益》：乌克兰危机能否停止

9月20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其主编马修·麦（Matthew C. Mai）的评论文章《乌克兰危机能否停止》。文章指出，俄乌冲突开始以来，美国和北约不断发动冲突对抗俄罗斯，普京也缺乏意愿结束争端，但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联合撰写的报告表示，俄乌在4月曾进行俄撤回立场、乌不加入北约的谈判但由于英国的反对等因素谈判最终失败。普京最初并未放弃外交手段，并通过多轮谈判希望乌克兰采取中立及无核化以获取安全保障。然而，普京施加军事压力获取更多利益的谈判假设过于乐观，乌近期在乌东地区的胜利反而激励民众反对谈判、继续作战。虽普京表示不会接受俄军一无所获的战略失败结果，但通过全面动员实现战略目标的时间和条件已不再充分。乌军队同样面临军备短缺等问题。文章总结称，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应

利用乌战场优势迅速采取行动，在俄全面动员之前提出一份乌战争中立、无核地位及国际安全保障方面的外交协议，避免对乌造成更大的伤害。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uld-war-ukraine-have-been-stopped-204872>

撰稿人：刘力凤

9、CSIS：石油时代尚未终结，中东即将成为中心

9月2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刊登了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特曼（Jon B. Alterman）的评论文章《中东即将成为中心》。文章指出，尽管部分美国人认为石油和天然气的衰落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利益的终结，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应对中东保持战略耐心。作者解释称，俄乌冲突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并威胁到欧洲的冬季能源供应，因此石油与天然气在短期内仍具有战略价值。同时，随着勘探的减少和对现有油田投资下降，出现能源供不应求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中东的国有石油生产商有能力投资生产，并通过降低价格以减缓替代品的采用速度以延长石油时代。同时，极低的生产成本和碳足迹也有助于中东在全球能源生产中占据并保持较大份额，并助其重新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虽然中美两国均希望石油时代早日终结，但相较于美国因将重心转至亚洲而紧急退出中东，中国对此的利益衡量更为谨慎、耐心和务实。作者建议美国先应付好中

期事务，再进行长期规划；不宜将军事力量从中东急速撤离。美国应与中东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模式，帮助合作伙伴实现经济多元化，以增进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https://www.csis.org/analysis/middle-east-coming-centrality>

撰稿人：赵书韞

10、《外交学人》：《通胀削减法案》正引发美韩摩擦

9月20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KEI）高级研究员特洛伊·斯坦加罗内（Troy Stangarone）所撰文章《通胀削减法案正扰乱韩美关系》。文章分析了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对韩国电动汽车产业的不利影响，认为该法案正引发美韩摩擦。文章回顾并展望了近年来美韩经贸合作的深化。韩国企业在美国做出许多重大投资承诺，将于2025年前在美国投资逾130亿美元以生产电动车电池，现代和起亚集团还将在美佐治亚州投资55亿美元建设电动汽车生产基地。然而，拜登政府新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仅为在美国本土组装的电动汽车提供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而由于整体组装和制造过程均在美本土外完成，韩国的公司无法享受优惠政策。文章指出，韩国认为《通胀削减法案》违反国民待遇等贸易规则，该项立法与《芯片和科学法案》使得韩企难以履行对美投资承诺，甚至可能影响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作者称，尽管美国对于韩国的关切已做出回应，

但尚未做出可解决韩方担忧的具体承诺。短期来看，《通胀削减法案》不仅损害了韩国电动车企在美市场前景，更对韩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9/inflation-reduction-act-rolls-south-korea-us-relations/>

撰稿人：吴子浩

11、《报业辛迪加》刊文分析全球化倒退的三个阶段

9月20日，《报业辛迪加》在其网站发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佩妮洛皮·戈德堡（Pinelopi Goldberg）的文章《是什么阻止了全球化？》。文章指出，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几十年开放后，国际经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以不信任和分裂为特征的新时代，而从互联互通到碎片化的过渡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对全球化未来走向的影响。第一个阶段始于2016年，当时内向型政治在两个曾经的全球化堡垒国中崛起，英国走上脱欧之路，美国接受了一种“美国优先”思维，以此为对华贸易战开辟了道路，但这一阶段全球化的倒退并未给整体发展趋势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第二阶段始于新冠疫情爆发，这一阶段“国际贸易造成的相互依赖是脆弱性的来源”这一论调占据上风，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实施出口限制和其他内向型政策。不过，全球贸易体系在经历此次公共卫生冲击之后依旧表现稳健，尽管发展速度减慢，但最

终仍有良好的复苏前景。第三阶段始于俄乌冲突爆发，战争侵蚀了各国之间的信任，改变了各国对地缘政治联盟的预期，引发了以“经济安全”为名的制造“回流”（reshoring）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呼声。过去，全球化形成的经济上“确保相互摧毁”的稳定机制能够有效遏止各国脱钩，但目前全球化的这一作用显然已到达极限。作者认为，目前各国都已出现了向内转向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对半导体和能源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加强重视，制定内向型的产业政策，以重建经济复原力。但这种方法是否成功还远未确定。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kraine-war-end-of-globalization-by-pinelopi-koujianou-goldberg-2022-09>

撰稿人：聂未希

12、《国家利益》：印度可能成为全球能源竞赛的强大一员

9月20日，《国家利益》发表曾在阿联酋担任记者超过10年的戈比·克里希纳·巴米迪帕蒂（Gopi Krishna Bhamidipati）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阿里尔·阿赫拉姆（Ariel Ahram）的评论文章《印度如何成为全球能源参与者》，文章认为，印度重新配置国内能源结构，提升炼油能力，扩大供应，可能会使其成为下一轮全球能源竞赛的强大竞争者。印度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之一，随着后疫情

时代复苏之路的展开，印度将成为未来 20 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尽管如此，印度仍只是一个客户角色。然而，鉴于西方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和全球石油供应紧缩，印度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获得石油进口的最优报价，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市场，并将印度带入巨大的能源博弈中。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制裁为印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地缘经济机会。印度不仅是俄罗斯石油的消费者，而且还成为一个转运中心，俄罗斯的能源产品可以在这里找到新客户。虽然炼油能力一直是印度可以吸收的石油数量和类型的关键因素，但俄罗斯的石油价格如此之低，以至于重新设计炼油厂和投资脱硫技术也是具有强大的商业吸引力。此外，自 5 月以来，伊拉克和其他中东供应商一直在争夺印度的市场份额，提供更好的价格，甚至供应更重的原油，西亚和中东依然是印度采购原油的首选目的地。因此，作者认为，印度政府不是把目前的市场状况当作暴利，而是把它当作永久改变印度在全球能源市场地位的关键机会。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国，印度可能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精炼燃料出口国。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india-became-global-energy-player-204824>

撰稿人：钱秀

撰稿：刘力凤、罗柳青、杨皓婷、聂子琼、张丁、魏露露、
聂未希、钱秀、吴约、吴子浩、杨博、赵书韞
核稿：贺刚、袁微雨、郑乐锋、周武华